

Chinesism in Modern Furniture Design



现代家具设计中的

方海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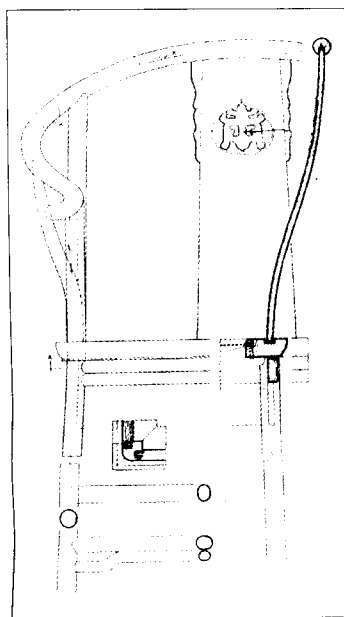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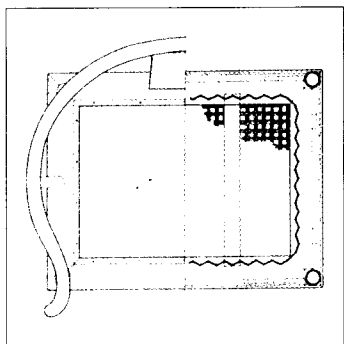
“中国主义”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现代家具设计中的“中国主义”

方海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家具设计中的“中国主义” / 方海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ISBN 978-7-112-08138-7

I. 现... II. 方... III. 家具—文化—研究—中国 IV. TS66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2413 号

责任编辑: 王莉慧 何楠

责任设计: 崔兰萍

责任校对: 关健 张虹

现代家具设计中的“中国主义”

方海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伊诺丽杰设计室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2 字数: 590 千字

2007年1月第一版 2007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定价: 52.00元

ISBN 978-7-112-08138-7

(1409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 <http://www.c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前言

在我作为建筑师工作之前,我作为研究生参加了一个为期三年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项目,这一经历使我对中国传统建筑和家具有了更深、更广的了解。但当我试着对这一领域,尤其是中国古代家具了解更多时,却发现这方面的研究很有限,于是我决定收集这方面的实物以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设计的真正含义。1996年我决定去北欧留学,此时我已作为建筑师工作了八年,并同时建立了一个中国传统小木作的收藏及相关图书馆。建筑师的经历使我对现代家具设计兴趣与日俱增,因此毫不奇怪,我在芬兰坦佩雷大学建筑系和瑞典皇家工学院建筑系学习时,最终选择的研究方向并非建筑,而是家具,我清晰地记得这种选择是如何开始的:我在图书馆研习里特维尔德(Reitveld)的红蓝椅(Red Blue Chair)时,突然发现其设计构思与中国宋代绘画中的一张椅子完全一样。^[1]

这一发现促使我开始系统研究欧洲家具的发展过程,选择的角度是设计构思,而非装饰主题,与此同时,我的两位导师,芬兰的图洛·丹奎斯特教授(Tore Tallquist)和瑞典的约翰·瑞特利乌斯教授(Johan Mårtelius)都建议我去赫尔辛基艺术设计大学继续我的研究。关于欧洲家具史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关于中国传统家具的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都非常薄弱。然而,从我能收集到的有限的资料中,我可以肯定,中国家具对世界家具发展所起的作用远没有被人们认识到,事实上,我在本书中宣称的中国主义(Chinesism)^[2]对现代家具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以现代建筑和家具的总体发展为视角,也许中国传统建筑中的设计并不能代表主流,但中国传统家具系统中所蕴含的丰富理念却为现代家具的主流成就提供了基石。本书中我以椅子为例分析中国家具和现代家具,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家具为众多的现代座椅系列提供了原型或设计原则,如框架椅、折叠椅、圈椅、竹藤椅、自然式椅和躺椅或休闲椅。中国主义是我们古老设计智慧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今天,由于缺乏系统研究等原因,我们时常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尽管近几十年关于中国家具的研究已有很多,但严谨的中国家具史论著作并不多,而对中国古代家具设计的专业研究就更少了。因此,我多年来一直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尤其是不断出现的考古发掘报告,与此同时,我也不断请教国内外同领域的权威学者,如东南大学的郭湖生教授和故宫

博物院的王世襄先生。王世襄先生是研究中国明式家具的权威之一，他的两部专著《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对世人影响很大。但遗憾的是，他对中国古代家具设计方面关注甚少，也因种种原因无暇顾及中国丰富多彩的乡间家具。作为建筑师，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

当然，我的研究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许多前辈和同仁的学术著作和文章为我提供了灵感和启发，其中最重要的有：西格弗雷德·吉迪翁（Siegfried Giedion）的《机械领导一切》（Mechanization Takes Command）（1948），卡尔·克罗斯曼（Carl L. Crossman）的《中国贸易中的装饰艺术》（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China Trade）（1991），道恩·雅各布森（Dawn Jacobson）的《中国风》（Chinoiserie）（1993），加伦·格伦茨（Galen Granz）的《椅子：对文代、人体及设计的反思》（The Chair: Rethinking Culture, Body and Design）（1998），古斯塔夫·埃克（Gustav Ecke）的《中国家用家具》（Chinese Domestic Furniture）（1944），乔治·凯特斯（George N. Kates）的《中国民间家具》（Chinese Household Furniture）（1948），路易丝·霍利·斯托雷（Louise Hawley Store）的《中国椅子》（The Chair in China）（1952），C·P·菲兹杰拉德（C.P. FitzGerald）的《胡床：中国椅子的源头》（Barbarian Beds: The Origin of the Chair in China）（1965），R·H·埃尔斯沃思（R.H. Ellsworth）的《中国家具：明及清早期的硬木实例》（Chinese Furniture: Hardwood Examples of th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1971），米歇尔·伯德莱（Michel Beurdeley）的《中国家具》（Chinese Furniture）（1979），吉莲·瓦尔克林（Gillian Walking）的《古代竹家具》（Antique Bamboo Furniture）（1979），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 Clunas）的《中国家具》（1988），胡德生的《中国古代家具》（1992），克拉斯·鲁克思（Klaas Ruitenbeek）的《中华帝国后期的木工及建筑：15世纪中国设计手册〈鲁班经〉研究》（Carpentry and Build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study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Carpenter's Manual“Lu Ban Jing”）（1993），南希·伯利纳（Nancy Berliner）和萨拉·汉德勒（Sarah Handler）的《居室之友：中国乡村家具》（Friends of the House: Furniture from China's Towns and Villages）（1995），南希·伯利纳的《屏风之外，16和17世纪的中国家具》（Beyond the Screen: Chinese Furniture of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1996），以及杨

耀、郭湖生、王世襄、陈增弼、劳伦斯·西克曼 (Laurence Sickman)、柯蒂斯·埃瓦茨 (Curitis Evarts)、萨拉·汉德勒、田家青、马未都、扬·卡帕曼 (Jan Chapman)、格拉斯·希鲁斯 (Grace Wu Bruce)、约翰·王明安 (John Kwang-Ming An)、吴侗、玛格丽特·麦得莱 (Margaret Medley)、唐纳德·霍尔兹曼 (Donald Holzman)、克里斯蒂安·雅克比松 (Kristian Jakobsen)、布瑞·弗林 (Brian Flynn)、罗纳德·隆斯杜夫 (Ronald W. Longsdorf)、濮安国、尼古拉斯·格林德勒 (Nicholas Grindley) 和罗斯·E·塔格特 (Ross E. Taggart) 等学者的大量学术论文。这些学术著作和文章，不仅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而且提示和启发了许多重要论点。然而我也时常以不同方式批判和修正前辈学者的观点和结论，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对某些实物或原始文献有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另一方面因为基础资料的缺乏而使得某些早期的学术研究充斥着明显错误的思想和论述。在本书中，我尝试做到以下三点：第一，通过系统研究，为现代家具设计中的中国主义提供一幅实在并尽可能全面的画面；第二，将中国主义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以理论思考的方式进行论述；最后，现身说法以自己的作品为例，展现一个设计师如何从中国主义的某些设计元素中发展一系列现代家具。^[3]我研究的目的并非为现代中国主义提供一个画面，而是启发和刺激当代建筑师和设计师们从历史和其他文化中获取更多的灵感。

我坚信，对建筑师和设计师而言，多关注和学习我们祖先的智慧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目前我们提倡生态设计的情况下，同时我也相信，无论对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建筑师和设计师们而言，了解前辈同行们如何借助历史的题材建立自己的事业总是有所裨益的，本书的中国主义会提供诸多鲜活的实例。在此我想引用保罗·古德拜格尔在“过去的优秀设计师们是如何启发今天的最佳设计的？”一文中的论述：“世上有两种类型的设计师，一种承认自己受到前辈及周遭事物的启发和影响，另一种则设法掩饰这种启发和影响。如果你真的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他制造了许多神话宣称他设计的所有东西都直接来自他的大脑，那么你还是有一线可能让世界相信你的建筑设计的惟一源泉就是你自己的发明天才。然而任何设计都不会那样，即使对赖特而言也不会那样，赖特的独特设计风格实际上受到多重影响，例如日本木刻版画及中国和日本的古代建筑。赖特建筑的神奇之处在于他如何吸取自己喜爱的东西并将它们转化为有充分创意的一些东西。一种设计影响另一个设计的方式是人类创造过程中最神秘和最激动人心的部分之一。每一位设计师都有自己的灵感所在：它们可能是另一位设计

师，一种历史风格，孩提时代的一座房子，一组普通家具或是一件艺术杰作。最有才华的设计师们不会去抄袭自己喜爱的东西，他们会设法吸取它们，将其精华转化到自己身上并在创造性的工作中使其升华。他们喜爱的东西最终能成为他们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4]

在我的研究中，中国主义展示出许多杰出设计师的神话是如何创造出来的，这方面的例子实在太多了。面对着异常丰富的资料，我时常思考着如何使用它们。为了能够清晰地论述中国主义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我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展示中国座椅发展的详细过程，幸运的是我收集到了这方面足够多的实例。同时，作为建筑师，我乐于分析中国不同类型的椅子在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步骤，以此关注中国古代家具设计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我得以从文化整体的角度对椅子这种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家具做一番哲学、社会学及生态学的思考。尽管我从这项研究中得出了几点结论，但仍希望该研究过程本身能对建筑师和设计师们有所裨益。在现代设计领域，创新是个永恒的主题，但创新的方式多种多样，本书希望提醒建筑师和设计师们能时常关注古代的智慧，尤其是那些与自然相和谐并且仍能有效运作的伟大设计。

读者阅读本书固然会有自己期待的方式，对于偏爱理论思考的读者而言，他一定希望本书第三部分（即结论部分）更充实一些，但对于偏爱设计实践的读者来说，他会希望有更多的对设计发展过程的论述。考虑到一篇博士论文所允许的研究深度、广度及篇幅要求，我只能以本书现有的形式展示对这一论题的讨论。在此研究中我的立论出发点就是中国主义本身，其间在论述中国古代不同类型椅子的源泉及发展的过程中揭示设计的原创力，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内在追求。有些读者也许发现本书中相对于中国椅子的现代化论述而言，对于中国椅子发展史的论述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事实正是如此，我认为这是现阶段讲述中国主义的惟一途径，尤其是考虑到目前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还非常薄弱的情况下。

在我的研究中，最困难的方面之一就是寻找到现代设计师与中国主义之间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的证明。在许多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发现这类联系的文献证据。因此，在定义本研究的方法标准之前，我必须声明：在“现代家具设计的中国主义”这一论题中，并非所有的事件都有文献记载，关于某些事件是如何发生发展的，在很多情况下后人很难找到确切的资料和明确的定义。因此，本研究在不止一处使用合理的推测，有的甚至是假想。在多数个案研究中，如果我论及中国主义的“现代化”，或现代设计师从中国传统家具中汲取灵感，在多数情况下并非指他们直接引用某些式

样，而是借鉴中国传统设计的某些原则。事实上，多数设计师都很少提及在他们设计过程中构思来自何处，也很少在草图或文献中记录其构思的来源及发展过程。这意味着研究者很难发现某些设计的背景参考资料，即便该设计几乎是中国古代某种设计原型的翻版或变体。幸运的是，在我这些年的写作过程中，我的某些设想得到了证实。例如，关于芬兰设计大师艾洛·阿尼奥在20世纪60年代设计的玻璃钢家具，阿尼奥先生最近告诉我他确实在年轻时学习中国编篮工艺并将它们转化为座椅系列，而这些藤编圆形座椅的形式则成为他后来一系列玻璃钢家具的直接构思灵感。然而，我必须承认，要想证实我所有的设想是不可能的。本书中出现的任何错误或脆弱的观点，都肯定缘于我的思维能力或收集资料的不足，因此欢迎读者随时批评指正。我仍记得郭湖生先生告诉我的：如果你对中国古代文献了解更多，你就会对中国家具及其设计哲学有更深、更广的理解。我也清楚地知道我在现代家具领域所作的调查是非常有限的。实际上，我在这方面调查越多，就能发现愈来愈多的中国主义的实例。

相信本书的研究会有一些的学术和实用价值，因为它或许能提供信息来调整或改变我们实际生活中的思考和运作方式。今天，所有的人都渴望更美好的生活和环境，人们常做的事情往往是挖掘新资源以求创造新形式。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实际上可以从我们祖先的智慧和经验中获取更多的东西，为了真正健康美好的生活去寻求灵感。我相信对每个人，尤其是对建筑师、设计师和艺术家们，更重要的方式是时常从“向前看”的惯常思维中略停几步，从而得以从另一个视角看待同样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保持更广的思维平台，并挑战自己的世界观。

注释：

[1] 这件宋代椅子就是我文中所称的“松年椅”，出现在刘松年的绘画作品《四景山水图》中。作者将在正文中详细讨论这件椅子。

[2] “中国主义”是作者专门为这项研究创造的一个新词，因为英语里不存在适合作者准备讨论的主题的词汇。对该词，正文中将会有定义及解释。

[3] 作者近六年来与芬兰设计大师约里奥·库卡波罗教授合作设计了“东西方系列”家具，这批家具以座椅为主，将中国传统设计中的某些元素与库卡波罗的现代设计体系结合起来，力求创造一批现代中国家具。详见附录部分。

[4] 见《建筑文摘》2001年1月刊，121页，纽约出版公司 Conde Nast 出版。

致 谢

我要感谢太多的人，没有他们，本书的完成是不可能的。首先要感谢我的首席论文指导教师拜卡·考洛文玛教授，在过去的七年时间里，他的学术指导是决定性的，他最早意识到我研究文化交流及现代设计中跨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并鼓励和支持我在这方面的研究。我相信对我和许多研究者而言设计与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都是有价值的课题。我要感谢我的许多老师，尤其是郭湖生教授，18年前他曾是我的硕士论文导师，他在建筑与设计史论方面的渊博学识和洞察力，时常令我耳目一新。

我要感谢论文定稿阶段的几位评阅人：瑞典皇家东方博物馆馆长史美德博士，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研究院的哈瑞·加勒哈博士，中国东南大学的仲德昆博士，他们诸多极有价值的批评建议使本书形成最终的定稿。史美德博士更是拨冗校阅本论文无数处“中国式”的英文并同时与我探讨许多学术的议题。

我要特别感谢约里奥·库卡波罗教授和他的妻子伊尔梅丽女士，出于对后学的鼓励 and 爱护，出于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主义的真情热爱，库卡波罗夫妇对我在学业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帮助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设计师之一，库卡波罗半个世纪的设计和教学生涯，加上他与国际设计界的广泛联系，使他本身成为现代家具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部现代设计的活辞典。在与库卡波罗教授共事的七年中，我在现代家具的精神、哲学理念及具体手法诸方面都体会良多。幸运的是，库卡波罗不仅充当我博士论文的设计指导教师之一，而且自1998年起同我合作设计了“东西方家具系列”并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此外，库卡波罗教授这些年来无数次将我介绍给世界各国的著名建筑师、设计师和学者们，这一事实对我的论文的进展意义尤其重大，我由此结识昂蒂·诺米斯耐米、艾洛·阿尼奥、西蒙·海科拉、格林·默科特……

感谢我的论文指导教师约里奥·威勒海蒙教授和扬·维沃宁教授，他们与我多次讨论我的研究主题并不断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感谢马丁·洛兰德先生，由于在赫尔辛基艺术设计大学的同一间办公室办公，我们有更多机会讨论双方感兴趣的研究主题。我的好朋友伯尔第·赛帕拉是芬兰著名汉学家，他与我讨论的话题包罗万象，并由此时常打开我的研究思路。赫尔辛基大学东方研究所的尤哈·扬虎嫩教授，芬兰另一位汉学家，也经常

与我讨论相关话题。尤其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

我非常感谢昂蒂·沃伦尤里先生，他在我初到芬兰并且多方面感到困难时为我提供了非常好的工作机会，他和他所有的同事都对我关怀备至，使我在芬兰感受到家的温暖。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开创了中芬之间在家具设计与制造方面的合作并获得了初步的成功。

我要感谢图洛·丹奎斯特教授，他在我的第一个学习阶段，不仅多次与我讨论研究方向，而且资助我的学业，并为我以后几个阶段的学习指引了正确的方向。感谢约翰·玛特利乌斯教授，我在瑞典学习期间，他不遗余力地协助我查找基础资料，我们之间的多次讨论使我最初的论文构架更加丰满。感谢赫尔辛基大学的明娜·图玛博士和美国的古典家具学者沙拉·韩德勒博士，作为我的论文的初稿评阅人，她们都曾提出一系列建设性意见。同样也是图洛·丹奎斯特教授，他将我介绍给赫尔辛基艺术设计大学的拜卡·考洛文玛教授和芬兰国立设计博物馆的安娜-丽莎·恩伯格研究员，后者又热情地介绍我结识雅诺·毕尔特宁先生（当时的设计博物馆馆长）和艾娃·威雅宁女士（当时的艺术设计图书馆馆长）以及博物馆的其他同仁，我在芬兰国立设计博物馆三个月的研究工作期间，他们都为我提供了满腔热情的帮助。

国内的许多师友在我收集资料和论文构思阶段也都曾起到重要作用，这其中我特别要提到中国室内建筑师协会前任会长，现任名誉会长曾坚先生，从我论文开始动笔到最后定稿这七年多的时间里，他与我的每次交流与讨论都不仅令人愉悦，而且富于建设性，交流与讨论的结果不仅丰富了我的博士论文，而且促成了十几本中英文学术著作和数十篇学术论文的产生，此外，曾坚先生与丹麦设计大师汉斯·韦格纳的交流信件亦对我启发甚多；还要提到南京博物院院长梁白泉教授、《室内设计与装修》杂志主编杨文嘉先生、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胡德生先生和周苏琴女士、中南林学院设计学院院长胡景初教授、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的方拥教授和张永和教授，他们都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无法估量的背景知识；我还要提到北京故宫博物院资源研究员王世襄先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先生、著名中国古代家具研究专家田家青先生和马未都先生，他们的经验、事业及学术成就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专业知识。

赫尔辛基艺术设计大学校长约里奥·索塔玛教授，我所在的室内建筑与家具设计系，以及大学研究院，都帮助我获得多次奖学金，使我的研究工作得到不间断地顺利进行。我想特别感谢我校的教务主任伊利卡·霍维奥博士，我在赫尔辛基的学习和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的热心帮

助；感谢我系的两位非常敬业的秘书，伊利卡·库瑞先生和毕乐卡·托玛拉女士，以及我校图书馆的全体员工和有关行政的工作人员，我相信我在七年多的时间里为他们平添了许多麻烦，但他们永远都是不厌其烦地为我解决所有难题。

我深深地感谢以下的图书馆和里面的工作人员们：中国南京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图书馆、芬兰坦佩雷理工大学图书馆、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赫尔辛基理工大学图书馆、赫尔辛基艺术设计大学图书馆、赫尔辛基市立图书馆、芬兰国立建筑博物馆图书馆、芬兰国立设计博物馆图书馆、瑞典皇家工学院建筑系图书馆、瑞典皇家东方博物馆图书馆、斯德哥尔摩大学图书馆、斯德哥尔摩市立图书馆等等，它们的丰富藏书使我能远离中国的北欧自如地研究“中国主义”这样的主题。在此我应再次感谢史美德博士，她特许我查阅东方博物馆图书馆中的所有相关资料并为我提供免费复印及摄影的机会，同时还将她自己的研究成果供我参考；感谢齐斯婷·瓦林女士，靳玉英女士、李明女士和日本学者中村守先生、他们慷慨奉献出各自的宝贵时间和经验为我查找资料并协助复制；感谢中国旅瑞青年画家花俊先生和当时在瑞典皇家工学院建筑系学习的洪勤先生，他们不仅在我困难的时候无私地帮助我，而且与我热烈讨论许多相关问题；我要怀着崇高的敬意感谢田龙博士、东方博物馆的资深研究馆员，在我逗留斯德哥尔摩期间，与他的交往实际上为我提供了一系列关于中国艺术精神乃至当代艺术史的课程，遗憾的是，田龙博士未能看到本论文的出版，他在前年以96岁高龄在斯德哥尔摩仙逝。

我要感谢我在国内外的许多同学好友，他们总是热心地支持和帮助我，尤其当我遇到困难时，这其中我想特别提到的是：李蜀女士、贾倍思博士、郭渤先生、王静教授、许柏鸣博士、彭亮教授、王厚立教授、钱强博士、陈红女士、王向阳先生、郭琳女士、张十庆博士、常青博士、李钢先生、张青萍教授、高建平博士、罗萍嘉女士和周浩明博士。本论文将由赫尔辛基艺术设计大学出版社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分别出英文版及中文版，在此特别致谢约里奥·索塔玛校长、阿诺·阿霍宁社长、徐步政先生、姜来小姐、朱颖小姐和夏宁小姐。本论文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中文版的翻译工作，完全依赖于以下几位同学的高效而认真的工作：楚超超小姐、柳翰先生、李文琳小姐、王所玲小姐、杨纯红小姐、李曼萍小姐和唐飞女士。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要感谢我妻子萧黎和女儿方露蓁，妻子全身心地支持我的持续多年的研究工作，女儿为我紧张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无穷

乐趣。特别感谢我的已去世的母亲,是她教我以耐心和认真对待工作;感谢我的父亲,他为我多年的研究工作奉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十几年来,他不仅帮我照看我收集的中国传统小木作实物及文献资料,而且不断将他的心得体会告诉我,这种奉献是我永远都无法偿还的。感谢我的岳父母,他们在我去北欧留学的前两年里负责照料我女儿,使我能够心无牵挂地学习和工作;同时也感谢姚琪、方芳、方滨、萧芳、萧明诸位,他们在过去的七年里代替我履行了照料老人的职责,对这些帮助我的感激是难以言表的。

我的致谢是无尽的……在此不得不打住,以便声明:本论文中可能出现的所有错误和不恰当的论点都与上述任何人没有任何关系,我是唯一的负责人。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创造出永恒的或完善的结论,我热切期待着各种批评建议和讨论或者相关的研究,抛砖引玉,是本研究的最终目标之一。

目 录

前言	iii
致谢	viii

第一部分 序言

1. 中国风 (Chinoiserie) 和中国主义 (Chinesism)	1
1.1 中国风	1
1.2 什么是“中国主义”?	3
1.3 中国主义和日本主义	4
1.4 从中国风到中国主义再到现代家具	8
2. 中国家具体系的几个要点	12
2.1 生活模式：从垫子到椅子	12
2.2 谁是设计师?	14
2.3 中国椅子设计的灵魂	25
3. 黎明：奇彭代尔和他的中国椅	33
3.1 中国主义和安妮女皇风格椅	33
3.2 奇彭代尔和他的《绅上和家具师指南》	36
3.3 奇彭代尔设计的起源	39
3.4 学派：奇彭代尔式中国椅	43

第二部分 中国椅和现代椅子设计中的中国主义

1. 背景研究一：中国漆家具及其在西方的流传	51
1.1 漆家具：最早的中国风格，中国主义的雏形	51
1.2 中国漆家具进入西方	52
1.3 早期有关中国漆家具的著作	56
2. 背景研究二：西方社会的中国硬木家具	58
2.1 中国硬木家具：古老的“现代”设计	58
2.2 浮华初现：当今世界的中国硬木家具	59
2.3 在西方国家的中国硬木家具	59
2.4 硬木家具与软木家具	62
3. 中国框架椅及其现代化	63
3.1 中国框架椅的发展历程	63
3.2 案例分析 1：格林兄弟	88
3.3 案例分析 2：斯堪的纳维亚的设计师	95

4. 中国圈椅及其现代化	102
4.1 中国圈椅的发展轨迹	102
4.2 案例分析3：汉斯·韦格纳	110
4.3 案例分析4：一些现代设计师	115
5. 中国折椅及其现代化	121
5.1 其他地方的折椅	121
5.2 中国折叠式座椅	123
5.3 案例分析5：现代折椅的设计	150
6. 中国凳	158
6.1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凳	158
6.2 案例分析6：一些现代凳	174
7. 背景研究三：西方竹家具	175
7.1 竹和中国文化	175
7.2 中国竹家具	176
7.3 西方对中国竹家具的需求	177
7.4 中国竹家具的西方样式	179
8. 背景研究四：中国藤家具及其落户西方	180
8.1 藤和藤家具	180
8.2 东西方藤家具	180
8.3 中国藤家具和美国柳制品	181
9. 中国竹藤椅和它的现代主义	184
9.1 独特的中国竹藤椅	184
9.2 案例分析7：椅子和弯曲部件	202
9.3 案例分析8：现代竹藤椅	205
9.4 案例分析9：金属椅	209
10. 背景研究五：西方中国乡村家具	211
10.1 什么是中国乡村家具？	211
10.2 中国乡村家具与西方	211
11. 中国乡村椅及其现代风	214
11.1 中国乡村椅	214
11.2 西方乡村椅	224
12. 中国躺椅与其现代主义思想	231
12.1 中国躺椅	231
12.2 一种假说：里特维尔德与他的红蓝椅	242
12.3 案例分析10：中国躺椅的现代主义	246

第三部分 结论——椅子意味着什么呢？

1. 中国文化——人类知识的另一方面	285
1.1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	285

1.2	生态学和中国古代思想	287
1.3	风水学说：生态和设计	288
1.4	道教：中国设计概念的来源	289
1.5	中国的阳历节气和中药：为健康生活而设计	289
2.	中国椅子和现代椅子：一个重新思考的案例	293
2.1	中国椅的启示	294
2.2	靠背设计：中国椅和现代椅	296
2.3	舒适的椅子：库卡波罗的设计	297
2.4	质量、创意和冥想：筷子及其他	300
2.5	合作设计：中国家具设计中的参与文化	302
3.	研究结论	304
3.1	中式家具体系——世界两大家具体系之一	304
3.2	中国椅：普及了椅子在中国的使用	304
3.3	新型文化交流：传统与现代	306
	附录 现代中国椅子——东西方系列家具	311
1.	发掘恰当的设计元素	311
2.	结合——中国元素与库卡波罗系统	311
3.	在中国制造样品	312
	参考文献	316

第一部分 序言

1. 中国风(Chinoiserie)和中国主义(Chinesism)

1.1 中国风

在韦伯英语大百科全书中，“中国风”一词的意思是：(1)主要是指18世纪欧洲出现的一种装饰风格潮流，以复杂的图案为特征；(2)是指用这种风格装饰的物品，或采用这种风格的实例。中国风在西方的审美观中是最雄厚、最持久的体系之一，而且它影响到了各个领域，包括舞台装置与设计、家具设计、公园的时事讽刺剧、餐具和织锦设计。

中国风起源于西方对中国的想像，但是欧洲人是怎么理解中国的？中国风是件奇妙的事，它完全是灵感源于整个东方的欧洲风格。真正的中国风并不是对中国对象苍白片面的模仿，他们是西方这块充满想像的土地对中国真切实在的认识：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遥远的国家，传说中的富有，经历数世纪仍充满神秘色彩，固执地将不止一小部分外国人拒之门外。

为了满足东方日益增长的进口的需求，来自欧洲各地的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和工匠，生产他们自己的中国风的产品，这些并非完全模仿中国风的产品刺激了中国自身产品的生产。此后，中国风的审美趣味迅速普及并影响到从室内到刺绣这些装饰艺术的每一个角落。其图案可以像印在瓷器上一样成功地装饰在墙上，其装饰同样也可用在家具或公园时事讽刺剧中。^[1]

中国风起源于法国，并在17世纪末得到很好的发展。由瓦托(Watteau)、布歇(Boucher)、皮耶芒(Pillement)领导的法国装饰设计学派在中国风格可可阶段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风格迅速风靡法国，特别是J·B·杜哈德(J.B. du Halde)对中国所作的精细的工作——一本旅游手册，1735年在巴黎出版，后来翻译为英语，它刺激了英国人对中国的兴趣。

大约在18世纪中叶，英国出现了中国风格的广泛复兴，并在18世纪60年代达到鼎盛。当时评论这场流行风暴的英国报纸称，每件东西都是中国的或具有中国风格的。这种装饰时尚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椅子、桌子和

图1 1757年威廉·钱伯斯爵士所著《中国建筑、家具、服饰等的设计》一书中的雕版图，上一幅图作者称它“几乎是中国岭南地区宝塔的原样翻版”；下一幅图展示的是一位中国商人的住所。摘自道恩·雅各布森(Dawn Jacobson)《中国风》(Chinoiser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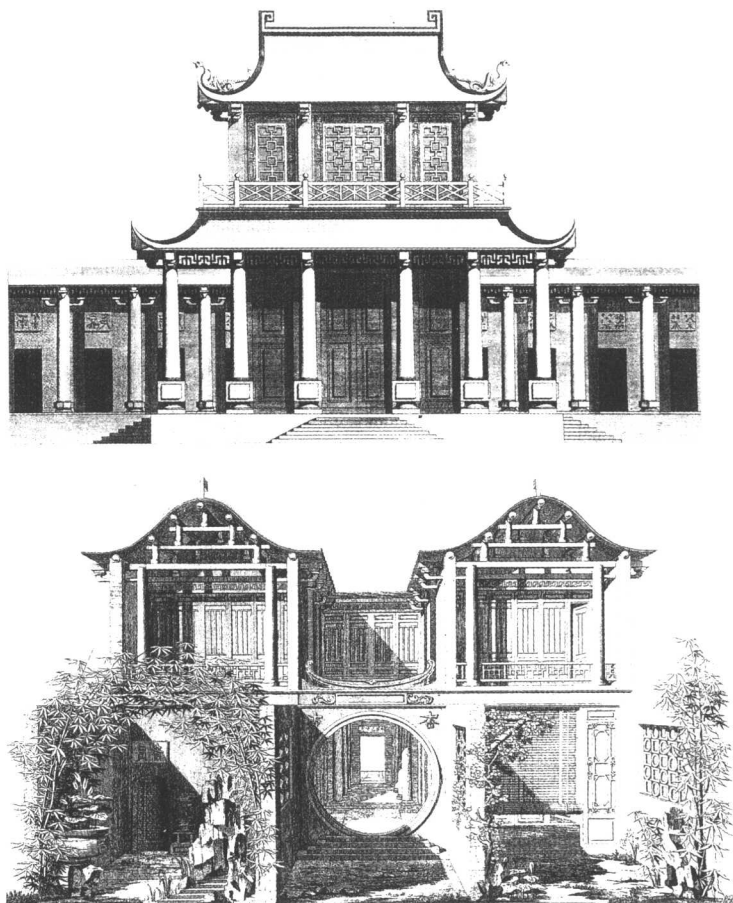


图1

镜子的装饰细节上，和绘有中国风景、人物、花鸟图案的纺织品和壁纸上。著名的英国建筑师威廉·钱伯斯爵士(Sir William Chambers, 1726—1796年)在推广中国风格时作出了贡献，尽管在他1757年出版的重要著作《中国的建筑和家具的设计》(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 and Furniture)一书之前，这种中国风的时尚在英国已经形成(图1)。钱伯斯曾经到东方旅游过，1722年出版《东方花园的论述》(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一书。这种中国时尚在英国的建筑中普遍表现在室内装饰上，在府邸中可能会有一间或几间房间装饰有中国风壁纸和在雕刻细节和绘画装饰上表达出一种东方趣味的木制品。18世纪前在英格兰兴起了另一种中国风格的复兴。18世纪的中国风格复兴和英国摄政期间的风格是一致的，部分原因是受到了威尔士亲王的影响，他在卡尔顿别墅有一间画室，后来在布赖顿别墅也有一间，他都采用了中国风格的装饰。在这段时期中，许多设计师和学者出版了关于中国风格设计的图集。其中奇彭代尔是最著名的一位。1754年，奇彭代尔出版了著名的《绅士和家具木匠指南》